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儀禮集編卷二十一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周元良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張曾炆

謄録監生臣徐鳳翔

儀禮集編卷二十一

龍里縣知縣盛世佐撰

覲禮第十

鄭目録云覲見也諸侯秋見天子之禮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朝宗禮備覲遇禮省是以享獻不見焉三時禮亡惟此存爾覲禮於五禮屬賓

疏曰案曲禮下云天子當扆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鄭註諸侯春見曰朝受摯於朝受享於廟生氣文也秋見曰覲一受之於廟殺氣質也朝者位於內朝而序進覲者位於廟門外而序入王南面立於扆宁而受焉夏宗依春冬遇依秋春秋時齊侯唁魯昭公以遇禮相見取易畧也是朝宗禮備覲遇禮省可知

孔氏曰凡諸侯朝王一年四時案宗伯春曰朝夏曰

宗秋曰覲冬曰遇鄭註朝猶朝也欲其來之早宗尊也欲其尊王覲之言勤也欲其勤王之事遇猶偶也欲其若不期而俱至若通而言之悉曰朝從初受名覲禮云諸侯前朝皆受舍於朝又云乘墨車載龍旂弧韣乃朝又春秋僖二十八年夏五月經曰公朝於王所知朝通名也但朝覲宗遇禮異耳案大行人云侯服歲壹見甸服二歲壹見男服三歲壹見采服四歲壹見衛服五歲壹見要服六歲壹見隨服更來周

而復始然而六服分來又每方服別分為四分一分朝春一分宗夏一分覲秋一分遇冬四方竝然故鄭註云其朝貢之歲四方各四分趨四時而來或朝春或宗夏或覲秋或遇冬要服之外有夷鎮藩三服案大行人云九州之外謂之藩國世壹見鄭註云世謂父死子立及嗣王即位乃一來耳六服之中服數朝外又有四名一是時見曰會者若諸侯有不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若東方諸侯不服則與東方諸侯共

討之若南方諸侯不服則與南方諸侯共討之諸方皆然朝覲王乃爲壇於國外與之會盟春於國東夏南秋西冬北會則隨事無有定期有時而然故曰時見曰會也二曰殷見曰同者天子十二年一廵守或應廵守之歲而天下未平或王有他故不獲自行則四方諸侯並朝京師朝覲亦於國外爲壇以命之政事殷衆也其來既衆故曰殷見曰同也三曰時聘曰問者謂王有事諸侯非朝王之歲不得自來遣大夫

來聘因而問王起居此亦無常期故曰時聘曰問也

四曰殷頫曰視者謂元年七年十一年唯有侯服來

朝朝者既少諸侯遣卿大夫以大禮來聘聘者既衆

故曰殷也頫亦見也爲來見王起居故曰頫也殷頫

亦並依時春東夏南秋西冬北各隨方逐時但不每

方分爲四月故鄭註大行人云其殷同四方四時分

來如平時也鄭既云四時分來如平時而前六服初

時唯云四時雖不言四方後又云四方各分趨四時

明其同也然所以殷頫不須分見四時者小禮不須
更見四時法也又曰凡天子三朝其一在路門内謂
之燕朝大僕掌之故大僕云王眡燕朝則正其位文
王世子云公侯朝于内朝親之也此則王與宗人圖
其嘉事及王退俟大夫之朝也其二是路門外之朝
謂之治朝司士掌之故司士云正朝儀之位王南鄉
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王族
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南面東上大僕大右大僕從

者在路門之左南面西上此是每日視朝之位其王
與諸侯賓射亦與治朝同故射人云三公北面孤東
面卿大夫西面諸侯在朝則皆北面不云王族故士
虎士大僕大右者文不具耳不云士者鄭註云此與
諸侯射士不與案諸侯大射士立于西方東面是天
子大射士亦預禮也其三是臯門之内庫門之外謂
之外朝朝士掌之故朝士云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
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面三槐三公位焉此是詢

衆庶之朝也

吕氏大臨曰古者謂相見曰朝相問曰聘臣見于君子見于親賤見于貴皆謂之朝以朝暮別之則朝見曰朝暮見曰夕以春秋別之則春見曰朝秋見曰覲然考之舜典二月東廵守肆覲東后則春亦曰覲蓋朝覲互名至周始以春秋別之又有夏宗冬遇以備四時之朝又曰春朝以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則四

者非獨時異事亦異矣曲禮言天子之立有當依當宁之別其朝位有諸侯北面及諸公東面諸侯西面之別則朝覲之禮非獨事異儀亦異矣

陳氏祥道曰周禮司几筵凡大朝覲王位設黼依依前南鄉覲禮天子衮冕負斧依明堂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則天子於朝覲未嘗有當宁之禮司士正朝儀之位王南鄉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面朝士掌建邦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

侯伯子男位焉面三槐三公位焉明堂位三公北面諸侯西面諸伯東面諸子東北面諸男西北而特射人掌羣臣見王之位諸侯北面焉則諸侯之於朝覲未嘗有北面之禮記之所言非周制也古者冠禮冠于廟聘禮享于廟禘而發爵服嘗而出田邑發秋政出而治兵入而策勲莫不一於廟凡以尊重事不敢輕之已矣豈獨覲禮然哉

游氏桂曰夫禮不可一端盡也不有君臣相臨之禮

則無以見大君之尊不有賔主相與之禮則無以見同姓異姓親親之恩夫諸侯之中有伯父焉有叔父焉有伯舅焉有叔舅焉有兄弟焉有昏姻焉三王家天下所恃以為天下者不獨恃其利勢也天子以親親之恩而臨諸侯諸侯亦以親親之恩而報天子上下相睦同獎一姓所以數百年長久安寧而無患由此之故且尊卑之分不統於一聖人固以為不可天子之尊諸侯之卑其自然之分固也然諸父兄弟舅甥

昏姻相去之遠而久不相見於其來朝忘親親之恩專以分臨之聖人之心無乃有所不安于此此親親之恩賓主之禮所以行于春朝而異于覲禮之受於廟而臣皆北面也此三代之至文聖人待諸侯之禮備矣

項氏安世曰朝以行禮覲以獻功行禮則異其等威辨儀物盛朝會之禮以示衆庶故君於外而立臣分班而見也獻功則南面而聽治北面而致之故受之于內而一其向也朝者正禮之名覲主于見而已

啟氏曰此篇主言同姓大國之君入覲於王之禮初無四時之别與周官所謂秋見曰覲之意異

汪氏克寛曰天地位而尊卑定矣卑高陳而貴賤位矣王者首出庶物德配二儀其尊貴明矣而聖人所恃以為天下者不獨恃其尊貴勢分也故於諸侯之卑其中同姓則有伯父叔父焉異姓則有伯舅叔舅焉有兄弟焉有婚姻焉于其來朝也逆勞賜館具備多儀篤以親親之恩接以主賓之禮而恩禮雝雝乎

尊貴勢分之間有莫知其德之感化之至也此春朝所以異乎覲禮之受于廟而臣皆北面也夫贄貢諸侯所以述職也今也親受之于朝其志重于器物者明尊賢之禮等也祭器天子所以事神也今焉用之于大饗其致敬于賓客者示神事之禮同也若是者豈天子自示寡昧而忘其尊卑之分哉蓋以億兆歸命于一人而一人未易遽化也治亂潛幾於一德而一德難乎遽孚也於是崇德率衆謙己下賢俾上之恩深下

之報厚内外同奬於一心遠近咸歸于一德卒致垂拱成化享國永年而能保其尊貴者有由來矣此所以為三代之至文朝見之盛禮也

郝氏曰諸侯朝見天子曰覲周衰禮廢文武攸同之蹟不可詳考後儒纂緝舊聞摹為覲禮記其大畧耳未若燕射聘食諸侯大夫禮言之娓娓然而反足信

周禮大宗伯春朝夏宗秋覲冬遇皆名家以臆鑿説諸侯見天子禮唯有覲今以覲禮為嚴曰殺氣質生

氣文別為朝宗遇以便不寧侯是東遷以還頽政非先王舊章也鄭康成好信不逹謂三時禮亡豈其然乎豈其然乎

姜氏曰案周禮朝宗覲遇會同六者皆朝見于王之禮今儀禮獨存覲禮一篇而餘禮者皆闕其異同固皆不可考矣鄭註云朝有擯迎之儀取于通情也夏宗亦如之覲無擯迎之儀取于辨分也冬遇亦如之何氏云入朝而與天子議行天道生育之令故相見

時先有溫厚氣象入覲而與天子議行肅殺之政故相見時先有嚴毅氣象也以此而推今覲禮自至于郊始而其前在國以至入境無文者葢其前當與朝禮同而至郊以後其儀則異與

世佐案朝覲大典而三禮所陳已不能無異況後之說者乎禮記出于漢儒之纂録猶可曰是夏殷法也儀禮周禮皆周公制作時所定不應枘鑿乃爾則以朝覲宗遇之禮因時而制者固不可強而

一也且此篇自郊勞以前賜車服以後文多不具
必其詳已見于朝禮故於是畧之也禮經之逸者
多矣執此區區之僅存者而謂其所不見者皆無
是禮也豈通論哉鄭氏觧經固多牽合之獘要其
有本者不可盡廢也世儒信經不篤逞臆而談其
爲經害尤甚得游氏汪氏之說而通之亦可知春
朝秋覲之所由以分矣
覲禮至于郊王使人皮弁用壁勞侯氏亦皮弁迎于帷

門之外再拜

註曰郊謂近郊去王城五十里小行人職曰凡諸侯入王則逆勞于畿則郊勞者大行人也皮弁者天子之朝朝服也璧無束帛者天子之玉尊也不言諸侯言侯氏者明國殊舍異禮不凡之也郊舍狹寡為帷宮以受勞掌舍職曰為帷宮設旌門

疏曰案大行人上公三勞侯伯再勞子男一勞葢五等同有畿勞侯伯又加遠郊勞上公又加近郊勞此

據上公而言五十里有市市有館或來者多館舍狹寡故為帷宮從楊氏圖節本

敖氏曰勞而用璧以為信天子於諸侯之禮也璧無束帛别于享禮且為其當還之也凡以玉行禮而當還者例不用帛云侯氏者指來覲之一者而言耳若泛言之乃云諸侯帷門者以帷為門也掌舍職曰為帷宮設旌門彼天子之制也然則此但為壇與帷門而已其不為宮與蓋于壇之南横設兩帷于兩旁而空

其中以當門也不受於館舍而受于此葢其禮宜然耳

郝氏曰稱侯氏者君前以侯為氏不敢自殊也帷郊外設帷為次以受王命

張氏曰此下言侯氏入覲初至之事至郊則郊勞至國則賜舍凡二節

使者不答拜遂執玉三揖至于階使者不讓先升

註曰不答拜者為人使不當其禮也不讓先升奉王

命尊也升者升壇

敖氏曰侯氏既拜亦揖而先入門右使者乃執玉也言遂者明即於此執之也使者既入門左侯氏乃與之三揖也

世佐案升階之法先升者先讓今使者先升而不讓則侯氏之不敢讓可知也

侯氏升聽命降再拜稽首遂升受玉

註曰使者東面致命侯氏東階上西向聽之

敖氏曰降拜于階間北面升就使者北面訝受之

使者左還而立侯氏還璧使者受侯氏降再拜稽首使者乃出

註曰左還還南面示將去也立者見侯氏將有事於已俟之也還玉重禮

疏曰直云使者左還不云拜送玉者凡奉命使皆不拜送若身自致者乃拜送

敖氏曰左還東面以俟之也侯氏就使者還璧使者

於是復南面受之降拜為送玉也亦于階間北面還璧者明其以為信也

侯氏乃止使者使者乃入侯氏與之讓升侯氏先升授几侯氏拜送几使者設几答拜

註曰侯氏先升賔禮統焉几者安賔所以崇優厚也上介出止使者則已布席也

敖氏曰有司既布席侯氏乃出止使者止止其去也且迎而欲儐之使者亦禮辭許侯氏揖先入使者乃

入也既入不言三揖者如上禮可知讓升侯氏與使者三讓而先升使事既畢則行賓主禮也儐而用几尊王使也授几設几之儀見於士昏聘禮及少牢下篇此經文畧也

郝氏曰止使者將儐也侯氏先升導賓也授几則設席可知使者受几自設于席左也

侯氏用束帛乘馬儐使者使者再拜受侯氏再拜送幣

註曰儐使者所以致尊敬也拜者各于其階

敖氏曰使者受儐不稽首者同為王臣故不因其受幣之禮也其授受之節蓋于壇中亦北面授

使者降以左驂出侯氏送于門外再拜侯氏遂從之

註曰騑馬曰驂左驂設在西者其餘三馬侯氏之士遂以出授使者之從者于外從之者遂隨使者以至朝

敖氏曰使者亦左執幣乃北面右執左驂以出也四馬象在車前故西者曰左驂駕車之馬兩服居中兩

驂在旁使者以左驂出侯氏之士以三馬從之既則其從者並授幣而皆訝受馬也從之者隨以入國

郝氏曰左驂庭實四馬最西一馬也馬首北以西爲左

右郊勞

楊氏曰凡布席設几皆在西北位此帷宫恐亦當然帷宫無堂可升升者壇也左氏傳子産相鄭伯以如楚舍不爲壇註云至敵國郊除地封土爲壇以受郊

勞是也又宣十八年子家壇帷復命於介謂之壇帷是壇亦帷其旁非特為帷宮而已設几則必有席蓋几席相將無席何以設几故鄭註云上介出止使者則已布席太宰賛玉几註云立而設几優尊者此使者亦不坐而設几故註云几者安賓所以崇優厚

天子賜舍

註曰以其新至道路勞苦未受其禮且使即安也賜舍猶致館也所使者司空與小行人爲承擯

疏曰此不言致館言賜舍者天子尊極故也司空主營城郭宫室館亦宫室之事故知所使者司空也但司空亡無正文故云與以疑之知小行人為承擯者案小行人及郊勞眂館將幣為承而擯是其義也

敖氏曰侯氏至于國而即館天子則使上大夫賜舍也此舍謂公館

曰伯父女順命于王所賜伯父舍

註曰此使者致館辭

疏曰此及下經皆云伯父謂同姓大國也舉同姓大國則同姓小國及異姓之國禮不殊也

侯氏再拜稽首

註曰受館

敖氏曰不著其所是於舍門外也使者東面致命侯氏西面聽命既則北面拜

儐之束帛乘馬

註曰王使人以命致館無禮猶儐之者尊王使也侯

氏受館于外既則儐使者于内

敖氏曰侯氏于使者亦有迎送之拜不言者文畧耳

下于大夫戒之禮亦然　案註云禮謂禮物也

右賜舍

天子使大夫戒曰某日伯父帥乃初事

註曰大夫者卿爲訝者也掌訝職曰凡訝者賔客至

而往詔相其事戒猶告也其爲告使順循其事也初

猶故也

疏曰初事者以其四時朝覲自是尋常故事也從集說節本

敖氏曰此戒之亦于舍門外其面位與賜舍同

郝氏曰某日謂覲日帥乃初事率循故事也諸侯既至入覲自有常期天子必使人告示賓禮之意

張氏曰此下言將覲之事王使人告覲期諸侯先期受次于廟凡二事

侯氏再拜稽首

註曰受覲日也

右戒日

諸侯前朝皆受舍于朝同姓西面北上異姓東面北上

註曰言諸侯者明來朝者衆矣顧其入覲不得並耳受舍于朝受次于文王廟門之外聘禮記曰宗人授次次以帷少退于君之次則是次也言舍者尊舍也天子使掌次為之諸侯上介先朝受焉此覲也言朝者覲遇之禮雖簡其來之心猶若朝也分别同姓異

姓受之將有先後也春秋傳曰寡人若朝于薛不敢

與諸任齒則周禮先同姓

疏曰春夏受贄于朝無迎法受享于廟有迎禮秋冬

受贄受享皆在廟並無迎法是以大門外無位既受

覲于廟故在廟門外受次又云天子春夏受享諸侯

相朝聘迎賓客者皆有外次即聘禮記宗人授次是

也有外次于大門外者則無廟門外之内次天子覲

遇在廟者有廟門外之内次無大門外之外次此文

是也又云下曲禮云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彼諸侯皆北面不辨同姓異姓與此不同者此謂廟門外為位時彼謂入見天子時

李氏微之曰受舍于朝所謂外朝也

敖氏曰朝猶覲也前朝者先覲日也此舍如廬舍之舍謂覲時待事之處也若諸侯相朝則但授次而已聘禮記所云君之次者是也

張氏曰受舍于朝康成以為受次于文王廟門之外

蓋以下文有内祖廟門之東一語遂以爲宗廟戴氏駁之甚當天子三朝皐門内庫門外之朝謂之外朝路門外之朝謂之内朝亦曰治朝其後路寢謂之燕朝燕朝非接見諸侯之所則受享于廟者路門外之朝天子當扆而立者也受贄于朝者庫門外之朝天子當宁而立者也鄭既以廟爲宗廟遂以朝爲路門外之内朝故其註曲禮者曰朝者位于内朝而序進覲者位于廟門外而序入當亦誤也

世佐案此云諸侯云皆則天子之見諸侯非一一而見之也明矣前朝其覲之前一日與曲禮孔疏云其朝日未出之前恐非是舍即大門外之次也不於臨時授之而先事受之者防凌越也朝外朝也受舍必親造朝重其事也孔疏云諸侯上介受舍于廟門外亦非同姓西面北上異姓東面北上此次之位也非朝位也此禮蓋亦訝聽之又案註疏謂春夏受贄于朝受享于廟秋冬一受之于廟

蓋以下經侯氏内祖廟門之東決之也張氏則以廟為内朝朝為外朝引曲禮為證不知曲禮所言乃夏殷之制非周制也陳氏虞氏辨之詳矣康成據儀禮以釋曲禮先儒嘗訾其謬今欲正註疏之失而不免仍蹈其誤此愚所未敢信也

右受舍

侯氏裨冕釋幣于禰

註曰將覲質明時也裨冕者衣裨衣而冠冕也裨之

爲言埤也天子六服大裘爲上其餘爲裨以事尊卑服之而諸侯亦服焉上公衮無升龍侯伯鷩子男毳孤絺卿大夫玄此差司服所掌也禰謂行主遷主矣而云禰親之也釋幣者告將覲也其釋幣如聘大夫將受命釋幣于禰之禮既則祝藏其幣歸乃埋之于桃西階之東

疏曰裨讀從詩政事一埤益我取裨陪之義天子吉服有九言六服者據六冕而言以大裘爲上無埤義

衮冕以下皆爲裨諸侯唯不得有大裘上公則衮冕以下故云此差司服所掌

敖氏曰裨冕者冕服之次者也侯氏若上公也則服鷩侯伯也則服毳子男也則服希是時天子受覲亦服其裨冕故覲者不得服其上服也天子以大裘而冕十二章者爲上衮冕九章者次之禰謂考也釋幣者告將覲也其禮則筵几于其館堂户牖之間南面祝升自西階君升自作階祝奠幣于几下君北鄉祝

在左君及祝再拜興祝曰孝嗣侯某將覲天子敢用
嘉幣告于皇考某侯又再拜君就東箱祝就西箱有
間君反位祝乃取幣藏之君反于阼乃降而遂出也
歸則埋幣于禰廟西階之東此朝以裨冕亦與周官
異大行人職言朝服云上公衮服九章侯伯七章子
男五章皆其上服也
郝氏曰覲之晨侯氏先自告其行主古者大事出奉
其廟主行有事則告禰猶副也天子衮冕為正諸侯

以下冕服為副釋幣奠幣告禰以將入覲也古者天子受覲于廟所以昭先烈也諸侯入覲告禰所以率先職也

張氏曰此下至升成拜降出備言入覲之事質明先以將覲告行主乃入覲以瑞玉為贄次行三享次肉袒請罪凡三節王勞之乃出裨冕者上公衮冕侯伯鷩冕子男毳冕也案玉藻諸侯元冕以祭不得服衮冕以下而此裨冕釋幣于禰者以將入天子之廟故

服之也

世佐祭裨冕者諸侯之朝服也上公衮冕九章侯伯驚冕七章子男毳冕五章皆其上服也而謂之裨者據王而言猶下記以金路而下為偏駕也玉藻亦云諸侯玄端（註云端當為冕）以祭裨冕以朝是三禮所言合矣侯氏裨冕為將朝也釋幣則因事而服之耳故與正祭異也夫諸侯于其國雖祭不得服其上服惟于朝天子及助祭之時服之而放氏人

謂當服其次則上服更何所服之乎其說葢不可通矣禰註以爲遷廟主據曽子問而言也但彼所云乃天子廵守之禮諸侯述職無明文故敖氏直以爲考據經而斷近得其實當從之

右釋幣於禰

乘墨車載龍旂弧韣乃朝以瑞玉有繅

註曰墨車大夫制也乘之者入天子之國車服不可盡同也交龍爲旂諸侯之所建弧所以張縿之弓也

弓衣曰韣瑞玉謂公桓圭侯信圭伯躬圭子穀璧男
蒲璧繅所以藉玉以韋衣木廣袤各如其玉之大小
以朱白蒼為六色
疏曰云墨車大夫制者以周禮巾車職云大夫乘墨
車故也云乘之者入天子之國車服不可盡同者巾
車云同姓金路異姓象路四衛革路據在本國所乘
並得與天子同此乘墨車以朝是車服不可盡同也
云交龍為旂諸侯之所建者司常職文云弧所以張

縿之弓者爾雅說旌旗正幅為縿故以此弧弓張縿之兩幅也從集說節本

敖氏曰秉墨車屈也載龍旂不没其實也晉韓宣子聘于周自稱曰士大國之卿自比天子之士則其君自比于大夫亦宜也上云前朝此云乃朝則以覲名篇之意可見矣

世佐案凡旌旗之屬皆有弧以張縿弧上又畫枉矢考工記輈人云弧旌枉矢以象弧是也龍旂弧

䪅載之于車以為飾也龍旂象文德也弧弓也載弧不忘武備也于龍旂則張之弧則韜之以䪅是矢其文德雖有武備而不用也一車飾也而先王之寓意深矣纅説見聘禮記

天子設斧依于户牖之間左右几

註曰依如今綈素屏風也有繡斧文所以示威也斧謂之黼几玉几也左右者優至尊也其席莞席紛純加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

敖氏曰右亦設几者至尊宜逸不取便其右之義也

然則天子升席不由下矣生人左几自諸侯而下

郝氏曰斧作黼繡黼為屏風設于座後天子所依也

考工記白與黒謂黼色取西北金水嚴凝象乾之斷

也戶牖之間南面之位古廟制堂北中為室牖東為

室戶席在戶牖間左右皆几優至尊也神几尚右人

几尚左左右兼設以安至尊爲神人共主也

張氏曰依讀如扆于豈反孔安國顧命傳云扆屏風

畫爲斧文置户牖間是也莞席紛純等並周禮司几筵文

天子袞冕負斧依

註曰袞衣者裨之上也繢之繡之爲九章其龍天子有升龍有降龍衣此衣而冠冕南鄉而立以俟諸侯見

疏曰負謂背之南面也

敖氏曰袞冕天子之裨冕也負斧依以俟侯氏入所

謂不下堂而見諸侯也而周官齊僕職乃言車送逆
朝覲者之節大行人職亦先言公侯伯子男其朝位
賓主之間相去之步數乃云廟中將幣亦與是禮異
者與
張氏曰自袞冕至玄冕五者皆裨衣惟袞爲最尊天
子與上公同服以有升龍爲異九章一曰龍二曰山
三曰華蟲四曰火五曰宗彝皆繢于衣六曰藻七曰
粉米八曰黼九曰黻皆繡于裳凡九也

世佐案周禮齊僕職云朝覲宗遇饗食皆乘金路其法儀各以其等為車送逆之節疏云大行人云上公九十步介九人擯者五人廟將幣三享鄭註云朝先享不言朝朝正禮不嫌有等是春夏受贄于朝無迎法受享則有之秋冬一受之于廟亦無迎法故郊特牲云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是受贄受享皆無迎法今言朝覲宗遇饗食皆乘金路者謂因此朝覲宗遇而與諸侯行饗食在廟即

有乘金路迎賔客之法也斯言善通二禮之異矣

嗇夫承命告于天子

註曰嗇夫蓋司空之屬也爲末擯承命于侯氏下介傳而上上擯以告天子天子見公擯者五人見侯伯擯者四人見子男擯者三人皆宗伯爲上擯春秋傳

曰嗇夫馳

疏曰此所陳擯介當在廟之外門東陳擯從北鄉南

行西陳介從南鄉北各自爲上下嗇夫承命告于天

子則命先從侯氏出下文天子得命呼之而入命又從天子下至侯氏即令入此覲遇禮畧惟有此一辭而已司儀云交擯三辭者據諸侯自相見于大門外法其天子春夏受享于廟見于大門亦可交擯三辭矣又云大宗伯為上擯小行人為承擯嗇夫為末擯若子男三擯此則足矣若侯伯四擯別增一士上公五擯更別增二士若時會殷同則肆師為承擯

敖氏曰侯氏以天子將廟受之其禮太重故不敢而

辭焉嗇夫于是承其命以告于天子擯者不承命者是時在廟門內猶未出也或曰嗇夫徹者也不可以與國君接而直告于至尊蓋嗇當作大字之誤也未知是否

世佐案嗇夫蓋諸侯之末介故承其君入覲之命以告也所告者天子之擯者耳乃云告于天子者

猶上云天子設斧依其實司几筵設之也

天子曰非他伯父實來予一人嘉之伯父其入予一人

將受之

註曰言非他者親之辭嘉之者美之辭也上擯又傳此而下至嗇夫侯氏之下介受之傳而上上介以告其君君乃許入

敖氏曰言所以廟受之者非有他也以嘉其來朝之故耳

世佐案詩云豈伊異人兄弟匪他昏禮壻見之辭亦曰某以非他故皆親之之意也敖說非此擯者

納賓之辭也乃云天子曰者見其述王言也

侯氏入門右坐奠圭再拜稽首

註曰入門右執臣道不敢由賓客位也卑者見尊奠摯而不授

擯者謁

註曰謁猶告也上擯告以天子前辭欲親受之如賓客也其辭所易者曰伯父其升

侯氏坐取圭升致命王受之玉侯氏降階東北面再拜

稽首擯者延之曰升升成拜乃出

註曰擯者請之侯氏坐取圭則遂左降拜稽首送玉也從後詔禮曰延延進也

疏曰侯氏得擯者之告坐取圭遂向門左從左堂塗升自西階致命也節本從句讀

敖氏曰拜于西階東别于内臣也侯氏既成拜宰乃受玉以東是時王于侯氏之拜皆不答所以見至尊之義也

右覲

楊氏曰曲禮云天子當扆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此經同姓西面異姓東面彼諸侯覲皆北面不辨同姓異姓者此謂廟門外爲位時彼謂入見天子時鄭註云覲者位于廟門外而序入入謂北見天子時

郝氏曰此節叙覲禮簡而直情而信無交擯三辭親迎親送賓主對立遠近步數之法鄭氏僻信周禮穿

鑿粧飾過也嗟乎天冠地履萬古常新雖無此文覲禮可知況彰彰如是乃引衰世下堂之事以為三時禮闕豈不謬哉

世佐案交擯三辭乃諸侯相朝之禮郝以是為朝王禮誣矣

四享皆束帛加璧庭實惟國所有

註曰四當為三古書作三四或皆積畫此篇又多四字字相似由此誤也大行人職曰諸侯廟中將幣皆

三享其禮差又無取于四也初享或用馬或用虎豹之皮其次享三牲魚腊籩豆之實龜也金也丹漆絲纊竹箭也其餘無常貨此地物非一國所能有惟所有分爲三享皆以璧帛致之

疏曰三牲魚腊籩豆之實以下皆禮器文云璧帛致之者據享天子而言若享后即用琮錦但三享在庭分爲三段一度致之據三享而言非謂三度致之爲皆也從句讀節本

郝氏曰四享諸侯五等子男同等故四猶下言四傳擯也

奉束帛匹馬卓上九馬隨之中庭西上奠幣再拜稽首

註曰卓讀如卓王孫之卓卓猶的也以素的一馬以為上書其國名後當識其何産也馬必十匹者不敢斥王之乘用成數敬也

疏曰中庭亦是南北之中不參分庭一在南者以其三享同陳須入庭深設之故也

熊氏朋來曰案韵釋卓蚤也蓋諸侯朝覲進十馬難盡數牽引至殿庭先引上一馬而九馬隨之當以卓訓蚤于義為通

敖氏曰匹馬卓上謂以一馬卓然居前而先行也言此者明其入不與九馬相屬也此奠幣蓋于入門左之位

郝氏曰奉親奉特出曰卓論語云如有所立卓爾一馬中庭卓立九馬羅列于後先進者從西以次幷列

而東故曰西上

世佐案卓字之訓註説似鑿當以後説爲正

擯者曰予一人將受之

註曰亦言王欲親受之

敖氏曰此擯者曰乃言予一人則是擯者凡告于侯氏皆爲述王言矣是亦異于國君以下擯者之禮與

世佐案上云天子曰此云擯者曰文互見也

侯氏升致命王撫玉

註曰王不受玉撫之而已輕財也

敖氏曰撫之者示受之王不執璧帛者亟于瑞玉亦至尊禮異也

郝氏曰王撫玉以手撫摩其璧不撫帛也撫其玉不親受尊受卑者之禮與昏禮舅氏撫婦之贄同

侯氏降自西階東面授宰幣西階前再拜稽首以馬出授人九馬隨之

註曰以馬出隨侯氏出授王人於外也王不使人受

馬者至于享王之尊益君侯氏之卑益臣

䟽曰幣即束帛加璧幷玉言幣故小行人合六幣皮

馬與玉皆為幣宰即太宰太宰主幣周禮太宰職云

大朝覲會同賛玉幣玉獻玉几玉爵註云助王受此

四者是也春夏受贄于朝雖無迎法王猶在朝至受

享又迎之而稱賔主覲禮受享皆無迎法不下堂而

見諸侯已是王尊侯卑王猶親受其玉至于三享使

自執其馬王不使人受之于庭是王之尊益君侯氏

之甲益臣也享天子訖亦當有幣問公卿大夫左傳

曰戎朝于周發幣于公卿

敖氏曰幣謂璧帛西階前拜送幣者非其正位以欲執馬由便也擯者不延之升變于授圭時也馬左馬也侯氏親以左馬出敬之至也王臣不于內受馬者無以爲節亦至尊之禮異也凡他禮之庭實其主人之士受之者皆以堂上授受爲節

郝氏曰侯氏自奉其玉帛降西階下東面授太宰即

階下再拜稽首送幣不敢授之堂上也王既受享侯氏自牽其馬出授王人異于常禮主人士受以出也世佐案侯氏拜于西階前者與宰授受為禮也故擯者不延之以升

事畢

註曰三享訖

敖氏曰覲有三享經之所見初享之儀耳其次二享庭實惟國所有不可相蒙故空其文

右三享

乃右肉袒于廟門之東

註曰右肉袒者刑宜施于右也凡以禮事者左袒

敖氏曰肉袒示恐懼也袒右變于禮事也爲之于廟門之東亦變位

郝氏曰覲享既畢黜陟未分懼王或譴乃右肉袒請事肉袒袒衣見肉

乃入門右北面立告聽事

註曰入吏從右者臣益純也告聽事者告王以國所用爲罪之事也

疏曰國所用爲罪之事加得字解之當云告王以國所用爲者得非罪之事世佐案此疏則今本註爲罪之間脫一非字

敖氏曰入而復右已事更端也告聽事者告擯者以已于此聽事也

郝氏曰聽事猶言待罪告告擯者

張氏曰告聽事者告王以已所爲多罪願聽王譴責

之事也

擯者謁諸天子天子辭于侯氏曰伯父無事歸寧乃邦

註曰謁告寧安也乃猶女也

敖氏曰天子辭于侯氏者天子以命擯者擯者以告侯氏也云伯父無事者辭其聽也云歸寧乃邦者安之之辭實未使之歸也

汪氏克寛曰此諸侯入辭而天子告之之辭也忠厚警戒藹然見之參之書文侯之命曰父義和其歸視

爾師寧爾邦其義同也

世佐案此諸侯請罪而天子辭之之辭也汪説殆

失考與

侯氏再拜稽首出自屏南適門西遂入門左北面立王

勞之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升成拜降出

註曰王辭之不即左者當出隱于屏而襲之也天子

外屏勞之勞其道勞也

疏曰云天子外屏者據此文出門乃云屏南也從集說節

本

陳氏祥道曰古者門皆有屏天子設之于外諸侯設之于内禮臺門而旅樹旅道也當道而設屏此門外之屏也治朝在路門之外天子當宁而立宁在門屏之間此路門之屏也國語曰吳王背手而立夫人向屏此寢門内之屏也魯廟疏屏天子之廟飾此廟門之屏也月令天子田獵整設于屏外此田防之屏也疏屏疏通之也

敖氏曰出自屏南乃適門西則侯氏之出入天子之門亦必由闑東矣適門西為襲也西下似脫襲字袒于東襲于西宜相變也王勞之亦擯者傳王之辭

郝氏曰屏南屏牆南侯氏既得天子命遂出廟門由屏南適門西入廟門左北面復常位也勞安慰也升拜拜謝也

右侯氏聽事天子辭乃勞之

天子賜侯氏以車服迎于外門外再拜

註曰賜車者同姓以金路異姓以象路服則衮也鷩

也毳也古文曰迎于門外也

疏曰案周禮巾車掌五路玉路以祀尊之不賜諸侯

金路同姓以封象路異姓以封革路以封四衛木路

以封蕃國鄭云同姓謂王子母弟率以功德出封雖

爲侯伯其畫服猶如上公賜魯侯鄭伯服則衮冕得

乘金路以下與上公同則太公與杞宋雖異姓服衮

冕乘金路矣異姓謂舅甥之國與王有親者得乘象

路異姓侯伯同姓子男皆乘象路以下四衛謂要服以内庶姓與王無親者自侯伯子男皆乘革路以下蕃國據外爲總名皆乘木路而已案司服上陳王之吉服有九下云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也

敖氏曰門外舍門外也案聘禮則舍惟有一門而已此今文雖有外門外之文然以其行禮之節求之絶

無可以爲二門者之徵故且以古文爲正

張氏曰自此至乃歸皆言王賜禮侯氏之事

路先設西上路下四亞之重賜無數在車南

註曰路謂車也凡君所乘車曰路路下四謂乘馬也亞之次車而東也詩云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與之玄袞及黼重猶善也所加賜善物多少由恩也春秋傳曰重錦三十兩

疏曰路大也君之居以大爲名是以云路寢路門之

等引左氏重錦以證重賜也從楊氏圖節本

敖氏曰路車一而已乃云西上者以其與馬同設也

四馬設于車東異于駕也

汪氏克寬曰周制諸侯踐位而入見則有錫命修聘來朝則有錫命能敵王所愾而獻功則有錫命此禮之正也若書稱蔡仲之命文侯之命詩稱王錫韓侯王命召虎之類是已若遣使就其國而錫命之禮無是也如春秋書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天王使毛伯

來錫公命之類皆非正也比事以觀義自見矣

郝氏曰重賜加賜如金帛器用牲畜之類

世佐案車以輪爲上加馬時馬在車前是其下也

故以乘馬爲路下四

諸公奉篋服加命書于其上升自西階東面大史是右

註曰言諸公者王同時分命之而使賜侯氏也右讀

如周公右王之右是右者始隨入于升東面乃居其

右

疏曰言諸非一之義以諸侯來覲者衆各停一館故
命諸公分往賜之周公右王左傳晉祁奚語引之者
證大史是右是佐公而在公右之義也大史早始時
隨公後升訖公東面大史于是乃居公右而並東面
以宣王命也
敖氏曰奉篋服者一人耳乃云諸公者若師若傅若
保不定也置服于篋故謂之篋服命書若文侯之命
之類是也先設庭實乃奉其所以將命者亦至尊之

禮異也此不言揖讓之禮如勞可知

世佐案是義如王躬是保之是云大史是右者主諸公而立文也

侯氏升西面立大史述命

註曰讀王命書也

侯氏降兩階之間北面再拜稽首

註曰受命

敖氏曰是時侯氏升降自阼階故拜于兩階之間不

于階東者拜至尊之命宜異于常禮也使者不辭之者以其同為王臣且尊之也春秋傳宰孔止齊侯毋下拜以王命辭之也

升成拜

註曰大史辭之降也春秋傳曰且有後命以伯舅耋老毋下拜此辭之類

敖氏曰亦于阼階上不辭之而升成拜尊者之禮也必成拜者放授玉之儀也受勞者未有所放故惟拜

于下而已

世佐察升成拜以公辭之故也不言公辭文省既拜于下乃辭禮之正也春秋僖九年左傳王使宰孔賜齊侯胙齊侯未下拜而孔辭之待以殊禮也既不復成拜于上者謙不敢貪天子之命也故與此異敖以為不辭而升成拜非

大史加書于服上侯氏受

註曰受篋服

敖氏曰受亦北面諸公南面訝受之此受于堂乃不著其所是就而受之明矣

使者出侯氏送再拜儐使者諸公賜服者束帛四馬儐大史亦如之

註曰既云拜送乃言儐使者以勞有成禮畧而遂言

張氏曰使者兼公與大史而言儐使者在拜送前乃于送後畧言之者以前經郊勞時已詳載成禮故畧言已足也

右賜車服

同姓大國則曰伯父其異姓則曰伯舅同姓小邦則曰叔父其異姓小邦則曰叔舅

註曰據此禮云伯父同姓大邦而言

右天子稱諸侯之辭

饗禮乃歸

註曰禮謂食燕也王或不親以其禮幣致之畧言饗禮互文也掌客職曰上公三享三食三燕侯伯再享

再食再燕子男一享一食一燕

疏曰案聘禮及諸文言饗皆單云饗無云禮鄭故引掌客五等饗食燕三者具有明禮爲食燕也云互文者直言饗見王無故親享之若王有故亦以侑幣之禮致之變食燕而言禮見王有故以禮幣致之亦宜有王無故親食燕故云互文也

右天子待諸侯之禮

諸侯覲于天子爲宫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

尺加方明于其上

註曰四時朝覲受之于廟此謂時會殷同也宮謂壝土為埒以象墻壁也為宮者於國外春會同則於東方夏會同則於南方秋會同則於西方冬會同則於北方八尺曰尋十有二尋則方九十六尺也深謂高也從上曰深司儀職曰為壇三成成猶重也三重者自下差之為三等而上有堂焉堂上方二丈四尺上等中等下等每面十二尺方明者上下四方神明之

象也上下四方之神者所謂神明也會同而盟明神監之則謂之天之司盟有象者猶宗廟之有主乎王巡守至于方嶽之下諸侯會之亦為此宫以見之司儀職曰將會諸侯則命爲壇三成宫旁一門詔王儀南鄉見諸侯也

疏曰案大宗伯云時見曰會殷見曰同鄭註云時見者言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既朝覲王為壇于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春秋傳曰

有事而會不協而盟是也殷猶衆也十二歲王如不巡守則六服盡朝朝禮既畢王亦為壇合諸侯以命政焉所命之政如王巡守殷見四方四方四時分來終歲則徧若如註則時會殷同亦有朝覲在廟假令當方諸侯有不順服則順服者皆來朝王其中若當朝之歲者自于廟朝覲若不當朝之歲者當在壇朝十二年王不巡守則殷朝六服之内若當歲者即在廟其餘在壇朝故鄭言既朝覲乃為壇于國外也朝

事義未在壇朝而先言帥諸侯拜日亦謂帥已朝者
諸侯而言也方明者合木爲上下四方故名方此則
神明之象故名明秋官司盟云北面詔明神故曰所
謂明神也天之司盟即左氏襄十一年傳司愼司盟
是也南鄉見諸侯者王在堂上公于上等侯伯于中
等子男于下等奠玉拜皆升堂授玉乃降也
敖氏曰爲宫者築宫牆也王十二歲若不廵守則四
方諸侯皆來朝于是爲壇壝宫于國門外之南方而

受之此所謂大朝覲也司儀職曰將合諸侯則令為壇三成宮旁一門詔王儀南鄉見諸侯正謂此也方明云者其制方而每面又各以色為其神明之象因以名之加此于壇為將祀之也掌舍職曰為壇壝宮設棘門

張氏曰自此至篇末皆言時會殷同及王廵守為壇而見諸侯之事

世佐案此下言諸侯入覲而天子率之以祀羣神

也既分覲之又總會之所以固其志也春秋傳曰有事而會不協而盟非禮之常故綴于末與然詳其文體頗有似乎傳記者且與周禮司儀及大戴朝事所記互有詳畧疑非此經之舊而記者取以足之也為宫掌舍職也司儀主令之四門所謂旁一門也壇十有二尋者謂其下等也壇凡三等上有堂以祀方明并王立之所方二丈四尺堂下每等加廣二丈四尺上等方四丈八尺中等方七丈

二尺至其下等則方九丈四尺矣每等高一尺堂亦高一尺從堂視下深四尺也

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玄下黄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圭

註曰六色象其神六玉以禮之上宜以蒼璧下宜以黄琮而不以者則上下之神非天地之至貴也設玉者刻其木而著之

疏曰天地之至貴者昊天崑崙是也既非天地之至貴即日月之神典瑞云圭璧以祀日月故用圭璧也敖氏曰設六色以象天地四方之色也設六玉爲祀時以此禮之上不以璧而以圭下不以琮而以璧亦與周官異也所以然者以四方之玉無所象故于天地之玉亦不必象之也用圭璧者圭璧尊也大宗伯職曰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黄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

方以玄璜禮北方謂方明之玉也

郝氏曰方四尺上下四旁各一尺設六色每方一色象天地四方也設六玉每方以其玉函木上上與東方皆圭上為天帝東方帝所出其玉同圭銳象陽居上璧孔象隂居下璋半圭象半陽居南璜半璧象半隂居北琥虎形象金猛居西圭上剡象物生居東

張氏曰方明之制合六木而為之上下四方各異色刻木為陷而飾以玉蓋以一物而象上下四方之神

非六物也

世佐案六色設之于木上六玉則分方而置諸其側以禮神也上從北下從南註云刻木而著之恐非是上下即天地也禮之用圭璧不用璧琮殺于正祭也考典瑞職所以祀日月者乃一圭有邸者耳圭璧一物也此云上圭下璧其為二物明矣疏混而一之亦非四方之玉則亦各象其方之色而

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于宫尚左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

註曰置于宫者建之豫爲其君見王之位也諸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東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門東北面東上諸男門西北面東上尚左者建旂公東上侯先伯伯先子子先男而位皆上東方也諸侯入壝門或左或右各就其旂而立王降階南鄉見之三揖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

揖同姓見揖位乃定古文尚作上

疏曰中階之前已下皆朝事儀明堂位文以朝事儀論會同之事明堂位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不在宗廟皆與此同故鄭依之也言上者皆以近王為上云或左或右者二伯初帥之各依左右若康王之誥云大保帥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帥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北面也土揖庶姓之等是司儀職文鄭彼註云土揖推手小下之也時揖平推手也天揖推手小舉

之

敖氏曰旂上左而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則是五等之位自西而東皆北面與朝事義所言諸侯之位異也射人職言正朝之位云諸侯在朝則皆北面朝士職言外朝之位云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然則五等諸侯同在朝唯為一列亦可見矣　鄭本上作尚註云古文尚作上案上左云者以左為上也且春秋傳亦有上左之文則上字之義優于尚也宜從

古文

鄭氏曰上介諸侯之相君之旂即諸侯之旂置于宫

豫識其君朝列之位也上左諸侯各以其爵自東立

而西不言面皆北面可知

世佐案尚上通上左者據王而言也王南鄉以東

為左故諸公北面者東上諸侯在諸伯之東諸子

在諸男之東是皆以左為上也後二說皆非

註曰王既揖五者升壇設擯升諸侯以會同之禮其奠瑞玉及享幣公拜于上等侯伯于中等子男于下等擯者每延之升堂致命王受玉撫玉降拜于下等及請事勞皆如覲禮是以記之覲云四傳擯者每一位畢擯者以告乃更陳列而升其次公也侯也伯也各一位子男俠門而俱東上亦一位也至庭乃設擯則諸侯初入門王宮之伯帥之耳

疏曰三等拜禮皆司儀職文受玉謂朝撫玉謂享子

男共一位故設擯四　從楊氏圖節本

鼎氏曰公奠玉于上等降拜于中等侯伯奠玉于中等降拜于下等子男奠玉于下等降拜于地及升成拜皆于奠玉之處又曰降拜者皆降于地升成拜于奠玉之處也

敖氏曰王既揖於是諸侯皆升奠瑞玉公於上等侯伯于中等子男于下等既則皆拜于下擯者總延之曰升乃各升成拜于奠玉之處降出三享奠玉幣亦

如之傳擯者傳其擯辭使之升拜也一朝三享凡四此于享亦升之異于特覲者以其衆也

郝氏曰四傳擯公一侯一伯一子男同一相禮者各以其等傳命見王于宫而後從王以祭也

張氏曰據註疏推其次第上介先期置旂質明王帥諸侯拜日東郊反祀方明二伯帥諸侯入壝門左右立王降階南鄉三揖諸侯皆就其旂而立乃傳擯執瑞玉以覲璧帛以享請事勞皆如前經所陳也

世佐案大行人云上公擯者五人侯伯四人子男三人謂交擯法也此合諸侯于壇用傳擯法與交擯異其人數未聞傳擯者擯者傳告五等諸侯使之各以其幣升壇覲王也以奠玉之等論之公一侯伯一子男一則三傳擯可矣鄭分侯伯以足四傳之數不若敖說能檃括此禮之始末也降拜之法賈氏後說近是

天子乘龍載大旂象日月升龍降龍出拜日于東門之

外反祀方明

註曰此謂會同以春者也馬八尺以上爲龍大旂大常也王建大常縿首畫日月其下及旒交畫升龍降龍朝事儀曰天子冕而執鎮圭尺有二寸繅藉尺有二寸搢大圭乘大路建太常十有二旒樊纓十有二就貳車十有二乘帥諸侯而朝日于東郊所以教尊尊也退而朝諸侯由此二者言之已祀方明乃以會同之禮見諸侯也凡會同者不協而盟司盟職曰凡

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書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既盟則藏之言北面詔明神則明神有象也象者其方明乎及盟時又加于壇上乃以載辭告言詛祝掌其祝號

疏曰此四門之禮乃將見諸侯先禮日月山川也禮既畢乃祀方明于壇祀方明禮畢遂去方明于下天子乃升壇與諸侯相見朝禮既畢乃更加方明于壇與諸侯行盟誓之禮若邦國無疑王帥諸侯朝日而已

無祀方明之事從楊氏圖節本

敖氏曰載大旂者以拜日及祀方明也巾車職曰玉路樊纓十有再就建大常十有二斿以祀此載大常則乘玉路矣東門即此宮之東門也拜日于東鄉其所出之處也于宮門外者由便爾祀方明者祀上下四方之神也上下四方之神惟壹祀之者因朝爲之故其禮簡大宗伯職曰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謂祀方明之禮也此言已受諸侯之朝享乃帥而拜日

其節亦與朝事義不同
鄭氏曰乘龍以龍馬駕車也大旂大旗也象謂旂上
畫日月交龍之象出由宮出東門即壇宮東門反祀
方明祀于壇上也
姜氏曰案周禮司儀職王會同爲壇既詔王南向見
諸侯而與之三揖及其擯之也各以其禮爲三等其將
幣亦如之其禮亦如之則傳擯固已朝見矣此四傳
擯之下言拜日祀方明乃朝見之後將行禮祀也而

註顧云已祀方明乃會見諸侯也何哉考朝義所稱
率諸侯朝日東郊者乃約言朝覲之禮而退而朝諸
侯者則言為壇合諸侯之禮猶此篇覲禮會禮本二
禮而相繼序次其儀未可牽其次而謂既祀乃朝也
漢興得鄭氏説經功固匪淺然其于闕疑之學益未
講而于治經之義例凡所為對文散文及省文互文
變文之屬亦有未盡融者故不失之臆而牽即失之
溺而固也學者正其踳駁以發其明通則庶乎得先

聖之遺經矣

世佐案此言于傳擯之下則是受朝以後之事也大戴禮言先朝日而後朝諸侯所記不同耳鄭氏必欲强合之誠不免牽率又拜日以下諸儀皆于受朝後一時舉行而鄭乃分四時以配之亦非

禮日于南門外禮月與四瀆于北門外禮山川丘陵于西門外

註曰此謂會同以夏冬秋者也變拜言禮者容(容坊本作

字誤今從朱子集註改正祀也禮月于北郊者月太陰之精以為地神也盟神必云日月山川焉者尚著明也詩曰謂予不信有如皦日春秋傳曰縱子忘之山川神祇其忘之乎此皆用明神為信也

敖氏曰門亦謂宮門禮謂祀之也不言祀者以異于正祭變其文耳禮日于南禮月與四瀆于北禮山川丘陵于西皆隨其地之陰陽而為之與拜日于東之義異也禮川不于北者四瀆尊宜辟之也此三禮者皆

與上事相屬而舉之天子巡守有懷柔百神望秩山川之禮此諸侯以天子不巡守之故而來覲故天子于此亦畧修祀事以放巡守之禮云

郝氏曰日為明主東方生明迎日而反祀于壇上既祀又禮之者祀方明則合羣神而禮則各就其方位南北西門皆壇宮門日為陽精故于南門月與四瀆陰精故于北門山川丘陵主成物故于西門皆于門外者望其神致禮也

張氏曰鄭云變拜言禮者容祀也拜日于東門之外日實在東故言拜日月四瀆山川丘陵不在其處但于此致敬而已故云容祀不言拜而言禮也禮畢亦反祀方明而見諸侯矣

世佐案上云拜日特迎之而已至是又以牲幣之屬禮之也日君象也故聖王尤重之東者所出之方南則其正位也故于是二處行禮焉又案註云變拜言禮者容祀也者蓋謂拜或無祀祀必先拜

故言禮以兼之本或作客者傳寫之譌耳張氏不

詧又從而為之辭鑿矣

祭天燔柴祭山丘陵升祭川沈祭地瘞

註曰升沈必就祭者也就祭則是謂王廵守及諸侯

之盟祭也其盟揭其著明者燔柴升沈瘞祭禮終矣

備矣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

主日也宗伯職曰以實柴祀日月星辰則燔柴祭天

謂祭日也柴為祭日則祭地瘞者祭月也日月而云

天地靈之也王制曰王廵守至岱于岱宗柴是王廵守之盟其神主日也春秋傳曰晉文公為踐土之盟而傳云山川之神是諸侯之盟其神主山川也月者太陰之精上為天使臣道莫貴焉是王官之伯會諸侯而盟其神主月與

敖氏曰謂以此四事用其祭物也祭物謂牲幣之屬燔柴者置之于積柴之上而燔之升謂縣之瘞埋也此皆順其性而為之葢因上文遂并言正祭之法以

明所謂禮者異于此也然此祭亦不盡與周官合未詳

郝氏曰祭即禮也祭天神日月燔柴升煙以通之祭山丘陵升髙以加之祭川沈物以委之祭地瘞物以實之皆所謂禮皆行于各門之外

張氏曰此言天子巡守四岳各隨方向祭之以為盟主于山言升于川言沈是就其處而舉此禮故知是王者巡守之事鄭前註云王巡守至于方岳之下諸

侯會之亦爲此宫以見之爲此經設也鄭又以祭天爲祭日祭地爲祭月皆非正祭天地之神前經春夏皆祭日則此言祭天燔柴亦謂春夏東廵南廵也前經秋祭西郊此言祭山丘陵升亦西廵事前經冬祭月與四瀆此言祭川沈祭地瘞亦北廵事未知然否姑據註疏釋之

世佐案此汎言祭祀之法以釋上文之所謂禮之者亦如是也日月皆天神也云祭天則所以禮日

月者可知矣云祭山丘陵及祭川則禮于西門外者可知矣不云四瀆四瀆亦川之大者也從川可知上不言禮地此言之者以類及之耳故綴于末也

右合諸侯之禮

郝氏曰鄭于此節引周禮四時之説與禮記明堂位牽合秋官司盟謂天子設壇郊外與諸侯同盟本文自明曉被其附合割裂不可讀甚無謂也世儒標目

以為大朝覲之禮豈非以耳食者與
世佐案東萊吕氏說書洛誥云人主臨鎮新都之
始齊祓一心對越天地達此精明之德放諸四海
無所不準而助祭諸侯下逮胞翟之賤亦皆有孚
顒若抆其放而合其離蓋格君心萃天下之道莫要
於此愚謂此篇于朝覲既畢之後恐諸侯有不順
服者復合之于壇宮而稱殷禮焉亦猶此旨也豈
必讀書歃血而後足以要約之哉鄭註固多附會

而周禮司儀職所稱將合諸侯則令為壇云云者實與此合故取以目之敖氏謂之大朝覲之禮姜氏謂之諸侯會同禮亦未為大失以其時會殷同及朝諸侯于方岳之下亦放是禮而行之也郝氏以耳食詆之過矣

記

几俟於東箱

註曰王即席乃設之也東箱東夾之前相翔待事之

處

敖氏曰經云設斧依于戶牖之間左右几乃云天子袞冕負斧依則是天子登席于既設几之後也而此云几俟于東箱其指未設几之前而言與

偏駕不入王門

註曰在旁與己同曰偏同姓金輅異姓象輅四衛革輅蕃國木輅駕之與王同謂之偏駕不入王門乘墨車以朝是也偏駕之車舍之于館與

敖氏曰言此者明惟王車乃入王門也凡非王車皆謂之偏駕

張氏曰周禮巾車掌王五輅玉輅以祀金輅以賓象輅以朝革輅以即戎木輅以田此五輅者天子乘之為正諸侯分受其四則為偏也駕駕之為偏其猶晃之為裨與

世佐案偏駕謂諸侯所受金輅以下是也王門王城門也不入者以其疑于天子也然則諸侯在天

子之國皆乘墨車不獨朝時為然故記著之若以此為釋乘墨車以朝之故則非也墨車亦未嘗入臯門豈特偏駕哉

奠圭於繅上

註曰謂釋于地也

疏曰此觧侯氏入門右奠圭釋於地時當以繅藉承之乃釋於地

敖氏曰明奠時開繅而見玉也經云乃朝以瑞玉有

繅

儀禮集編卷二十一